

西姆农侦探小说选

乐嘉智 编
廖练迪 校



群众出版社

西姆农侦探小说选

乐嘉智 编

廖练迪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西 姆 农 侦 探 小 说 选

乐嘉智 编 廖练迪 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交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47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67.282 定价: 1.90元

印数: 00001—32000 册

编 者 的 话

乔治·西姆农 (Georges Simenon) 是当代著名的比利时法语作家，一九〇三年生于列日，一九一八年因丧父辍学，即开始自谋生计。一九一九年二月西姆农进《列日日报》任记者，所撰文章与故事颇受老板的赏识和读者的欢迎。同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在拱桥上》，时年仅十六岁。一九二二年底，西姆农来到他祖先的故乡法国巴黎，从此致力于文学生涯。

西姆农是个文采横溢、勤奋多产的作家，从一九二八年至宣告退休的一九七二年，共发表作品约三百部。其中少量为剧本、中篇小说和自传，大部分为侦探小说。一九二八年，他连续发表三部系列侦探小说：《十三个谜》、《十三神秘案》、《十三个罪犯》，轰动法、比等国。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他发表了《皮埃尔·勒·赖东》，梅格雷警长——集前三部系列侦探小说主人公优点之大成——首次同读者见面。西姆农作为侦探小说家，于一九三一年发表了《上帝的车夫》之后，大为世人瞩目，开始跻身于二、三十年代欧美著名的侦探小说大师的行列。自此，西姆农的作品，以少有的惊人速度——平均每月一部，被誉为“西姆农现象”——循两条创作线索接连问世：一种是以梅格雷警长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另一种是反映种种世情的风俗小说。这些作品，尤其是侦探小说，大多短小精干、令人回味。他的文风朴实，内容严肃，推理严谨，格调大大高于当时及后来许多内容荒诞、

低级趣味的同类作品。他对环境和人物绝无冗长的描述，亦无过细的性格和心理剖析，但是文字精炼得当，与情节相辅相成。西姆农作品中涉及的人物和地点非常广泛，这是与他早早就开始的不寻常的经历和长年的旅居生活分不开的。

“小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作者对“小人物”、对弱者的同情。他的作品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

西姆农的著作受到当代许多大作家的赞誉，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荣的一席。当代法国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安·纪德曾经指出：“西姆农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应该把他的作品列入真正的文学范畴。”西姆农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他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语言，流传各国，经久不衰。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在荷兰（他另一祖先的故土）的德尔夫齐尔港——西姆农第一次写下梅格雷警长的地方，竖起了一尊梅格雷的铜像。这尊铜像是西姆农蜚声世界的文学生涯的永久纪念。

本书选编的九个中短篇，以赫赫有名的梅格雷警长为主人公的有七篇，另外两篇则选自西姆农的同样流传甚广的异国侦探小说。

西姆农笔下的梅格雷警长——他两百多部侦探小说中一百多部的主人公——并非仅仅是明察秋毫、善于推理的优秀侦探，而且正如作者所说，还是个“平民百姓般的人物”。梅格雷性情温和，在似乎有些迟钝、平庸的外表下，深藏着罕见的敏锐、沉着和高度的责任感。同其他名家笔下的侦探大师相比，梅格雷对弱者的同情心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他能设身处地地站在与案件有关的各种人物的立场上去分析

判断事物,着重剖析犯罪的原因,而不仅仅关心谁犯了罪。在对罪犯的处理上,他捉拿罪大恶极者,对那些被生活所迫,一时误入歧途犯有轻罪的平民百姓酌情从宽,或干脆放走,给他们一条重新做人的生路。总之,读者在这个“头戴宽边帽、嘴上总是叼着烟斗、说话嘟嘟囔囔的大块头警长”身上,看到的是个敦厚可敬、极富人情味的人物形象。这也许就是西姆农的侦探小说从三十年代迄今仍饮誉全球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西姆农的作品被大量搬上银幕,深受观众的欢迎。

一九五二年,西姆农被选为比利时皇家文学院士。

在旅居欧美许多国家之后,一九五七年西姆农来到瑞士的洛桑定居。一九七二年他宣布退出文坛,从此隐居家中,利用录音机口述他对往事的回忆,对时势的评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感想,专心写作自传《一个平凡的人》。

由于材料和水平的限制,我们的工作难免有不少疏漏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希望这九篇作品对我国读者在扩大知识面、提高分析能力方面有所裨益。

乐嘉智

1983年8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乐 嘉 智	
皮克普斯签名	谷 旸 王国卿	译
梅格雷的烟斗	黄曼龄	译
巴叶的老太太	朱延生	译
贝特小姐和她的情人	姜芳杰	译
敞开的窗户	乐嘉智	译
伦迪先生	李宝捷	译
蜡泪	王 晔	译
伊斯坦布尔的侦探	高 巍	译
加蓬凶杀案	陈春晖	译

皮克普斯签字

谷 炘 王国卿 译

1. 皮克普斯说谎了吗？

五点差三分。巨大的巴黎地图上亮起了一个小白点，这张地图占了整面的墙。话务员放下手里的三明治，把插头插进电话总机的小孔里，这台总机约有一千台分机。

“喂！第十四区吗？……你们的车刚出去了？……”

梅格雷站在太阳底下直擦汗，竭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话务员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话，拔出插头，拿起三明治，对刑事警署的警长小声说了一句：

“一个‘贝尔西’！”

这词在行话里指的是醉鬼。现在是八月份，巴黎到处是一股沥青味。这间屋子象是救援警察处的中枢，屋里窗户大开，传来老城嘈杂的声音。楼下警察总局的大院里有两卡车的警察随时待命出发。

又一个小白点亮了，这次是第十八区。话务员放下香肠，插入插销。

“喂！是热拉尔……值班吗？……你那里发生了什么事，老兄？……好！……可以！……”

跳窗，这是穷人，尤其是老年人自杀的方法。奇怪的是

第十八区特别多。梅格雷在窗台上敲空烟斗，又装上烟丝，看了看钟。五点过两分。是不是有人把算命女人杀了呢？

门开了。是吕伽队长，他又矮又胖，忙忙活活，也在擦汗。

“还是没有消息，头儿？”

他和梅格雷一样，穿过大街从刑事警署来到警察总局。

“喂，那家伙在那儿……”

“马斯古万？”

“他面如土色，一定要找您谈。他说自己只好去寻死了……”

一个小圆点又亮了。难道这次是？……不，圣多昂门那里发生了殴斗。

电话铃响了。刑警总署署长要找警长。

“喂，梅格雷……怎么样？什么消息也没有？……”

从声音里可以猜到他在挖苦人。梅格雷气疯了，他混身发热，愿付高价去买半公升好啤酒。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几乎希望别人犯罪，犯一起他所期待的凶杀罪。一点不错。如果到五点整，确切地说，根据吸墨水纸上写的到下午五点算命女人还不死，几个月内他都会看到别人嘲讽的微笑，听到别人拿他开有趣的玩笑。

“去把马斯古万给我找来。”

上帝知道此人是不是在捉弄人。昨天他自己来到刑事警署，面色忧郁，十分固执，脸上因紧张而抽搐着，皮都皱了起来。他无论如何要与梅格雷警长面谈一下。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他说道。

他个子瘦小，脸色发灰，已到中年，身上发出一种不修边幅的光棍汉的恶心味。他一边把手指关节拉得咯咯作响，

一边象小学生背书一样讲他的事。

“我在佳音大街的房地产商普鲁和德鲁安那里工作，已有十五年了……我独身住在孚日广场 21 号一所两间屋的住宅里……每天晚上我都去金字塔街一个俱乐部里打牌……两个月以来我一直运气不佳，所有的积蓄都输光了……我欠了伯爵夫人八百法郎……”

梅格雷心不在焉地听着，一面想巴黎一半人已放假了，另一半人此时也正在咖啡馆露天座的遮篷下喝着清凉饮料。哪个伯爵夫人？好！这愁容满面的人解释说：那是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她遭到了不幸，于是便在金字塔大街开了一所桥牌沙龙。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可以感觉到这家伙在爱她。

“警长先生，今天四点钟我在老板的钱柜里拿了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

如果承认杀了一大家人，他也不会比现在更悲惨了。他一边继续交待，一边还在让手指发出咯咯的响声。普鲁和德鲁安办公室关门后，他口袋里装着一千法郎的票子，在大街上徘徊着，心里十分懊悔。他走进坐落在共和国广场和伏尔泰大街连接处的体育咖啡馆，平时他在晚饭前总是独自去喝一杯开胃饮料。

“给我拿纸笔来，内斯托……”

他直接叫侍者的名字。对，要给老板写封信。他要向他们承认一切，并把一千法郎的钞票寄回去。太倒霉了！连着两个月一直输钱。他默默地爱着伯爵夫人，但她心目中只有那个退休船长，她毫不客气地向马斯古万讨他所欠的钱。

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侍者将打开的夹有吸墨水纸的垫板放在他面前。他无意识地把夹鼻眼镜放在垫板上，鼓出来

的近视眼看着眼镜。这时出现了一件怪事。一个镜片象镜子一样照出吸墨水纸上已经干了的墨迹。马斯古万认出一个字杀死……他更加注意地看起来……镜片重新照出原来的字迹：明天下午五点我要杀死……

“明天下午五点我要杀死算命女人。签名：皮克普斯。

五点五分。话务员总算吃完了香肠，因为巴黎地图上的白色小圆点一直没有亮。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吕伽把愁容满面的马斯古万带来了。

昨天，梅格雷曾建议马斯古万回家去，象平时一样上班，并把一千法郎放回原处。吕伽盯他的梢，以防万一。晚上快九点时，他在金字塔街转来转去，但没有到伯爵夫人的住所去。他在孚日广场过夜。早上去办公室，中午在圣-马尔丁路一家餐厅用餐。

就在快四点半的时候，他再也憋不住了，突然离开了普鲁和德鲁安阴暗的办公室，来到金银匠码头。^①

“警长先生，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不敢正面看我的老板……我觉得……”

“请坐，别说了……”

五点零八分！强烈的阳光照耀着熙熙攘攘的巴黎，男人们穿着背心散步，女人们也只穿了薄薄的连衣裙。这时警察正在监视着四百八十二名多少有些天眼通的算命女人！

“您不认为这是一个玩笑吗，梅格雷？”

吕伽也为上司可能被人耻笑而感到不安。第三区的一个

^① 刑事警署在金银匠码头，故金银匠码头在这里已成了警察局的代号。

——译者注

小圆点亮了。

“喂……好！……可以！……”

话务员对梅格雷叹了一口气说：

“又是一个‘贝尔西’……可今天并不是星期六……”

马斯古万坐立不安，拉着手指，这时他开了腔：

“对不起，警长先生，我想和您说……”

“什么也别说！”梅格雷把他顶了回去。

那个叫皮克普斯的家伙是否还决心杀死算命女人呢？

小圆点亮了。又是第十八区。

“喂！找梅格雷警长吗？我去叫他……”

梅格雷心里一动，接过了听筒。

“喂！……是的……达姆雷蒙街分局吗？您说什么？哥兰古尔街67号乙门？若娜小姐？一个算命女人？……”

他眉飞色舞，嗓门大了起来。

“快，孩子们！吕伽，把他一起带走……谁知道……”

约瑟夫·马斯古万象个梦游者，象一个阴森森的梦游者那样跟着两人穿过满是灰尘的楼梯。一辆警车已在院子里等着了。

“哥兰古尔街67号乙门……快……”

路上梅格雷查阅了昨天让人列出的用纸牌或别的方法算命的女人名单，她们已被暗中监护起来。当然若娜小姐的名字不在名单里！

“再快点，老兄……”

马斯古万这个蠢蛋胆怯地问：

“她死了？”

梅格雷闪过了一个念头：马斯古万是否真象他表现的那样天真？走着瞧吧！

“用的手枪？”吕伽小声问道。

“刀……”

不必看房子的号码，在君斯坦丁·贝戈尔广场正对面聚集着一群人，这就是刚发生惨案的大楼。

“我等你们？”马斯古万结巴地说。

“和我们一起进去……走！跟着……”

警察给梅格雷和吕伽队长让出了一条路。

“六层右手那套房子……”

没有电梯。这幢楼很干净，相当舒服。当然，各层楼梯平台上都站着房客。到六层时，第十八区分局局长伸出手来对梅格雷说：

“请进，这是刚刚发生的……您会看到，我们如此快知道这事，纯属偶然……”

人们真是走进一片阳光之中。客厅不大，朝着阳台，门窗大开，从阳台上可以看到城内。客厅布置得很雅致，地毯很厚，墙上挂着浅色的壁毯，椅子是路易十六式的，还有许多好看的小摆设。区里的一位医生站了起来。

“没救了，第二刀是致命的……”

屋里挤了这么多人，显得太小了。梅格雷装满烟斗，脱掉上衣，他夫人上星期给他买的淡紫色的丝背带露了出来。分局局长见了不禁笑了起来。梅格雷沉下脸来。

“怎么？讲一讲吧！……我等着……”

“好！我还没有来得及收集很多的情况，尤其因为看门人不爱讲话，只好从她的嘴里一字一字地追问。若娜小姐真名叫玛丽·皮卡尔，生于贝叶……”

梅格雷掀开了盖着尸体的单子。一个漂亮的女人，毫无

疑问。四十岁左右，矮胖，会打扮，那金发可能不全是天生的吧？

“她没有登记自己是算命女人，也没做过广告。来求她的顾客不断，似乎还是些颇有身份的人……”

“今天下午她接待了多少顾客？”

“看门人巴伏安太太，欧也妮·巴伏安太太不知道。她说这与她无关，并说看门人并不都象大家说的那么好奇……五点零几分，这位太太……”

一位活跃的小个子中年女人站了起来，她戴着一顶有些滑稽的帽子，解释说：

“我认识若娜小姐，她有时到莫尔桑住几天……您知道莫尔桑吗？在塞纳河畔，不到高尔贝怡，在水坝那儿……‘丽鸽’旅馆是我开的，因为伊西多尔钓了几条很大的冬穴鱼，我正好要到巴黎来，我就想……”

冬穴鱼就在篮子里，用新鲜的草包着。

“您明白，我知道这会让她高兴，因为她非常喜欢吃鱼……”

“您认识若娜小姐很久了吗？”

“可能有五年了。有一次她在我们那里住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人？”

“您把她当成谁了？反正，我买了些东西就抽空来了。门没关，是半开着的……就象这样，一模一样……我说：‘若娜小姐……是我，罗阿太太……’因为没人答应，我就进来了。她坐在这个茶几前，对，身体往前趴着，我以为她睡着了……我想摇摇她……”

约在五点零七分，算命女人若娜小姐就这样背后挨了两刀，被杀死了。

“找到凶器了吗？”梅格雷问分局局长。

“没有……”

“有没有打坏的家具？”

“没有，一切都很正常。凶手似乎没有进入卧室……看……”

他打开一扇门。卧室比客厅还明亮，象以前贵妇人的小客厅，墙和家具都是浅色的。

“您说看门人……”

“她硬说什么都不知道……罗阿太太是到隔壁的酒吧间给我们打的电话……我们在门口找到她……只有一个细节……我让人找的锁匠来了……从这边走，我的朋友，给我打开这扇门。”

梅格雷偶尔看了一眼坐在一把椅子边上的马斯古万，这个普鲁和德鲁安的职员呻吟着：

“警长先生，我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活该！”

过一会，当检察院的诸位先生和罪犯人身验证处的专家来到的时候，就更糟糕了！要是梅格雷能先去马尼耶尔那里喝半公升啤酒该有多好啊！

“您看，这套房间包括这间客厅，这间简单朴素的餐厅，还有卧室，一间堆杂物的屋子和……”

他指着一扇锁着的门，锁匠正在开锁。

“我想这是厨房……”

一把万能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门打开了。

“嗯？您在那儿做什么？您？……您是谁？”

这是如此意外，简直有些滑稽了。在一间干净的小厨房里，既没有碟子，也没有用过的杯子，竟然看到一个老头坐在桌子边上，一本正经地等着！

“请回答，您在这儿干什么？”

老人惊慌地看着这些询问他的人，一时无言以对。最奇怪的是在八月里他竟穿着一件暗绿色的大衣。他的脸上胡子拉碴，缩着肩，眼睛不敢正视别人。

“您在厨房里多久了？”

他使劲听着，就象听不太懂似的，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表，打开了盖子。

“四十分钟了。”他终于回答了一句。

“就是说五点时您在这里？”

“这之前我就到了……”

“您看见杀人了？”

“什么杀人？”

他耳朵不好，象聋子一样把头伸向同他说话的人。

“怎么？您不知道……”

人们把尸体给他看。老人看到尸体很害怕，一动也不动。

“嗯？”

他没回答，只擦了擦眼睛。但他没有哭出声来，因为梅格雷已经注意到他眼睛里泪水汪汪。

“您在这厨房里做什么？”

他看着他们，好象这些话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您怎么会被关到这间厨房里？”人们重复地问，“钥匙不在门里，门外也没有……”

“我不知道……”他象个怕挨打的小孩叹了口气。

“您不知道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您有证件吗?”

他笨拙地翻着口袋，又擦擦眼睛，吸吸鼻子，拿出了一只用银线绣着他姓名缩写字母的钱包。

他真是老糊涂了，还是巧妙地在装蒜？梅格雷从钱包里抽出了一张身份证，低声念着：

“奥克塔夫·勒克劳阿根，退休的海轮上的医生，68岁，巴黎，巴底诺勒大街13号。”

“让所有的人都出去。”梅格雷突然大发雷霆。

约瑟夫·马斯古万顺从地站了起来。

“您不用出去……留下来，真见鬼！……坐下吧！”

这套小小的房子里挤了十到十五个人，实在让人憋得慌。

“勒克劳阿根先生您也坐下！请先告诉我，您在这屋里做什么？”

勒克劳阿根哆嗦了一下。他听到了声音，但没有明白意思。梅格雷不得不大声喊着，又重复了一遍。

“啊！是……对不起……我来……”

“做什么？”

“看看她……”他一边指着单子盖着的尸体，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您想让她算命？”

他没回答。

“您到底是不是她的主顾？”

“是……我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